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十三經
註疏所收）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宋 邢昺 疏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論語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76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十六

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 何晏集解

宋 邢昺疏

卷

學而第一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乎行德曰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註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東洋文化研究所
3038
No.

1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卷之三

卷第十六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季氏第十六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繙捨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

五

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

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
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
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
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
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注馬曰周任古
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

此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包曰
吉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
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
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注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
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
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
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
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注孔曰

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

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

注

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

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注

包曰政教均

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

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令由與求也相关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注

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注

孔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注

孔曰

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注

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

干戈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簒

之內也

注

鄭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

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後季氏家臣陽

虎果囚季桓子

注

季氏至內也○正義曰此章論魯

伐顓臾者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

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

注

爲季氏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

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乃也爾女也雖

注

二子同來告以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飲故

孔子獨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

注

辭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

始封顓臾爲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

注

東蒙且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

爲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者言

注

顓臾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爲弗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爲入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退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躡若其不能而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兕出於柙而何用彼相爲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爲季氏輔相玉毀於柙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爲輔相之人作譬如柙也柙檻也柙柙也虎兕猛獸故設柙以制之龜玉損毀皆大寶故設柙以藏之若虎兕失出於柙龜玉損毀於柙中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爲顓臾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大夫顓臾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

之之後世必爲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中央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之意故又呼冉有名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孔子又爲言其正治之法以示非臆說故云丘也聞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言爲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孔子旣陳其所聞更爲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蓋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蓋故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既來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所

者謂冉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謂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有
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
又不能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
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也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
言蕭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
蕭牆孔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之
將爲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爲子孫憂故
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後
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相子○注孔曰至孔子○正
義曰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
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杜註云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
泰山南武陽縣東此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
魯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
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

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
屬魯爲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注使主祭蒙山○
正義曰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
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注曰魯七
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
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
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註云曲阜魯地上公之
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
四并五二十五積四十里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
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注周任古
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侯臧文仲並古人
立言之賢者也○馬曰至過邪○正義曰云押檻也
者說文云押檻也鑑籠也一曰圈以藏虎兒爾雅云
兜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兜如野牛云
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兜出九德有一角
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犧匱也者亦說文

云也。

孔

曰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干一名楯

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

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授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

以爲節也干杆也並之以杆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

戈者考工記云戈柵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

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註云戈今句弔戟也或謂之

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

六寸援八寸鄭司農

云援直刃也胡其子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

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

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

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曰無所非議。

孔曰至不議。正義曰此一章論

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專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爲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必失其位。不外矣。若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外矣。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命不過三世。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且自元爲政，命制之由君也。天子有道，則庶人不議者，此誠謂謗訕言也。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爲政教所行。此日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隱**孔曰：至乾侯。○**正義**曰：云周幽王爲大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周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七八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幽王之廢后士八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缯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崩于烽火留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路而去。六年左傳云：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小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

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是爲平王也。周始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爲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謂之于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設兩觀，乘大輶，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脩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輶，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伐春，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政也。是也。云：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有九年，卽位是王室微弱。公孫惠公十世，征以子僭公。昭子宣公，立卒于諸侯。聲子閔子，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立卒于諸侯。是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春秋昭公初，得政，至孔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云：武子葬于子，卒同政，弗世征。是也。昭子曰：李文子初得政，至孔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

子平子相子爲五世也云爲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李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

之初魯自東門裏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

大夫四世矣

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補孟氏至哀公皆衰疏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魯定公之初故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謂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正義曰魯自東門裏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子叔敬羸生宣公敬羸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裏仲云至定公爲五世矣者謂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

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

言謂之躁

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辭

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者以人為友損益於己其類多

三也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益於己也友

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顏說色以誘入者也便

辯

也謂佞而復辯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損於己也

孔子曰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節禮樂之節禮樂動得禮樂之

孔子曰

益友

矣樂驕樂

孔曰恃尊

貲

以自恣樂佚遊

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

孔曰

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疏損矣○

正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樂節禮樂者謂几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爲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謂好沈荒淫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也謂有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訓過也言耽酒爲過差也瀆者嫉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

侍於君子有三愆

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躁

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

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孔子至之瞽○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侍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已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不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已已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

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孔曰得貪得○正義曰此章

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

禮記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入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者壯謂氣力方當剛強喜於爭鬪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飲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順吉逆凶

天之命也畏

大人

○正義曰此章言

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

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知畏也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直而不肆故狎之

侮聖人之言

○正義曰此章言

不可小知故侮之

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

君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畏大入者大入卽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測故君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入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長也。狎大人者狎謂憒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不知故小人輕慢之言者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不行也。國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禹謨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即天命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國大入卽聖入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卽聖入也。故不言天之網羅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國恢恢而不知畏。正義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而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王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國孔子至下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謂聖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者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

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爲下愚之民也。國孔曰困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謂有所不通。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至思義

日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覩爲視見微爲明言君子覩視當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爲聽聽遠爲聰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也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當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辯之也忿思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

少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正義曰此

章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爲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入之探試熟湯其去之必速以喻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已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正義曰

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正義曰

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

斯之謂與

○正義曰

此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齊君景謚也。馬四匹爲駒，千駒四匹也。吉叔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駒，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爲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馬曰：以爲伯魚孔

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王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旨。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

其子也。

論

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爲詩爲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伯魚曰：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爲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答言：未也。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曾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謂已曰：學詩乎？已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爲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異日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以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

喜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尤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
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鮑也過庭方始受
訓則知不常嘻嘻穢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
故爲得三所以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王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所謙故曰寡小

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

其禮也正義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

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

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

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己國臣民稱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謂國中之臣民稱也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